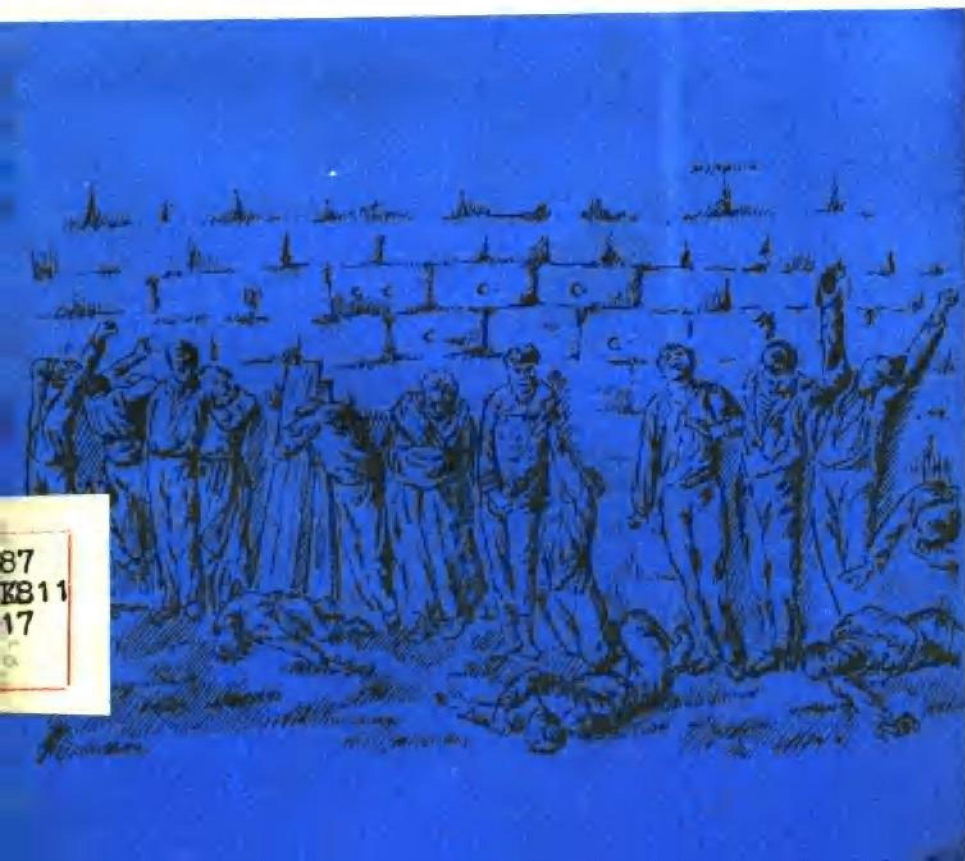


外国历史小丛书

巴黎公社英雄列传

商务印书馆

俞 鸣



87
K811
17

外国历史小丛书

巴黎公社英雄列传

俞 鸣

商务印书馆

1986年·北京

责任编辑: 俞曾元
封面设计: 范贻光

外国历史小丛书
BALÍ GŌNGSHÈ YÍNGXIÓNG LIÈZHUÀN
巴黎公社英雄列传

俞 鸣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北沔阳安平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754

1986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7 千
印数 4,670 册	印张 2 1/4

定价: 0.29 元

目 录

一	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瓦尔兰	2
二	积极的国际会员赛拉叶	14
三	革命卫士里果	21
四	救国委员会的灵魂费烈	29
五	巴黎公社最早的英烈之一杜瓦尔	35
六	热血志士弗路朗斯	40
七	忠贞不渝的斗士德勒克吕兹	47
八	公社最卓越的将领达布罗夫斯基	54
九	“蒙马特尔的红色姑娘”米歇尔	65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英勇地举行了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武装起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经过七十二天轰轰烈烈的斗争，最后终于失败，但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巴黎公社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或是同凡尔赛军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搏斗；或是在保卫公社的街垒战中壮烈牺牲；有的面对血淋淋的屠刀昂首挺胸，慷慨就义；有的将法庭作为演讲台，痛斥敌人，宣扬真理……

这里，我们选择其中九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巴黎公社英雄人物，写了一组列传。让我们坚持巴黎公社永存的原则，在英雄们的榜样鼓舞下，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不懈地斗争，奋勇地前进！

一 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瓦尔兰

1871年5月28日下午，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坚持到了最后的时刻。凡尔赛匪徒在七十二天前曾经鸣响巴黎工人阶级起义号炮的蒙马特尔高地，押着一位公社战士游街。这位战士的头上刀痕累累，鲜血淋漓，面色苍白，眼珠从眼窝里突出来。但他不屈不挠，迈着坚定的步伐，走着，走着……实在走不动了，残酷的敌人就把他拖着。最后，凡尔赛分子几乎是把枪顶在他身上开了枪。

“公社万岁！”这位英勇不屈的战士，奋力站直身子，连连呼喊激动人心的口号，倒了下去。

他，就是巴黎公社最后阶段的军事委员，法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欧仁·瓦尔兰(1839—1871)。

瓦尔兰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十三岁时到装订书籍的手工作坊学艺，几年后便成为一名出色的装订工人。他虽说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是好学不倦，一有空就钻进巴黎的图书馆，读了许多历史、文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渴望了解数学、力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知识，以至常常为了努力学习而彻夜不眠。

1864年，二十六岁的瓦尔兰参加了领导装订工人

罢工运动的委员会。他思想纯洁，性格刚毅，才智过人，气度不凡，在工人中拥有很高的威信。当罢工结束时，参加罢工的工人因为欠债累累，处境非常困难，必须弄到四千法郎以救燃眉之急。在当时，四千法郎可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瓦尔兰一生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他每天只吃不超过十一个苏（一法郎合二十苏）的早饭，而且常常不吃午饭，身上穿的是磨破了的衣服。可就是他，竟令人惊奇地筹集了整整四千法郎，帮助同志们还清了所欠的债务。

那次罢工取得了减少工作时间和提高计时工资的成果。装订工人们十分满意这一胜利，并且感谢瓦尔兰为他们雪中送炭，于是送了他一只银表，上面刻着：

“送给瓦尔兰——以表示装订工人的谢意。1864年9月。”

工人们送这块表，据说是想多少帮助下极度贫困的瓦尔兰，好让他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将表典当或卖掉。但瓦尔兰十分珍惜这件表达了珍贵情谊的纪念品，临死时还把它带在身上。

罢工胜利的第二年初，巴黎建立了第一国际的第一个支部，瓦尔兰成为这个支部的成员。这年9月，他作为代表到伦敦开会，结识了革命导师马克思。从伦敦回国后，瓦尔兰更加积极了，有人作过统计，在那一

时期，国际巴黎支部的四分之三的会员都是瓦尔兰一个个介绍参加的。

1868年3月和5月，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政府，两次非法审讯了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瓦尔兰是该支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第二次审讯的主要被告。他在法庭上详尽地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谴责资产阶级使用暴力对待工人群众。他并且向反动统治者严正指出：“我和你们是两个敌对的力量。你们千方百计地保持现存制度，而我们社会主义者要改变这种制度。”瓦尔兰的法庭演说是一篇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檄文，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审讯结束后，法庭判处瓦尔兰三个月监禁和一笔罚款。瓦尔兰被关入政治犯集中的监狱。在那个监狱里，他接触到许多革命者，对第二帝国的腐败认识得更加清楚了。出狱以后，他立即投入了沸腾的政治斗争。

当时，蒲鲁东主义广泛渗透到法国无产阶级中间。第一国际巴黎支部中的不少人，都主张照蒲鲁东说的去做，即要求工人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通过“和平的方法”逐渐占有生产工具——实质上是用改良主义来代替工人阶级真正的革命斗争。瓦尔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成了蒲鲁东主义者。然而，由于无产阶级的革

命本能,以及从事实际工作的巨大热情,他越来越远离其他蒲鲁东主义者而向左转了。

1868 年 在第一国际举行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被彻底粉碎,随之却出现了以“革命”词句掩盖的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巴枯宁主义。巴枯宁主张用一次破坏性的打击既消灭资本主义,也消灭一切国家,他在第一国际中所起的作用是分裂和破坏。瓦尔兰一度赞成巴枯宁主义,但他从参加 1869 年国际巴塞尔大会一回来,就立即投入了组织团结巴黎所有工人团体的巴黎联合会的活动。他以装订工人协会主席的身份积极促进联合,1870 年元旦,巴黎工人协会联合会正式成立,瓦尔兰当选为联合会的主席。在他领导下,联合会从一成立起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又领导建立了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在实际上作出了与巴枯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举动。

也就在那个时候,国际巴黎局发表了谴责路易·波拿巴反动统治的声明。瓦尔兰在一封信中愤怒地宣称:“只有在横暴和非正义行为已从地面上完全消失的时候,在全世界已为自由和正义所统治的时候,我才不是一个革命者;但是在这以前,专制制度愈是猛烈攻击我,我就愈加凶狠地反对它,并且对它的危险也就愈大……只要旧的国家还没有被消灭,我们在社会改革

方面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

路易·波拿巴加紧了对无产阶级革命者和第一国际活动家的迫害，瓦尔兰不得不到布鲁塞尔暂避一时。不到半年，法国爆发了1870年9月4日革命，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取代了路易·波拿巴政权。当天，瓦尔兰回到巴黎，担任了国民自卫军第一九三营的指挥员。

又是不到半年，在1871年3月1日普鲁士人侵犯巴黎那天，在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会议上，瓦尔兰提出了尽一切可能加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进而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重要建议。他说：“假如我们只是单枪匹马，而把这些力量撤到一边，那我们就将失去自己的影响。如果我们同这个委员会联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向社会的未来前进一大步！”这一建议得到多数会员的赞成。很快，瓦尔兰不仅担任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并且促使各营代表会议通过决议，重新选举了国民自卫军军官。

3月18日清晨，巴黎北部的蒙马特尔高地，“轰！轰！轰！”三声大炮的巨响，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巴黎工人阶级起义了！无产阶级向反动派夺取政权的战斗开始了！

瓦尔兰听到炮声，立刻担负起自己所在区的第一五五营和第二二二营的领导工作，带领这两个营的国

民自卫军战士同其他六个营联合起来，占领了本区，即第十七区的区公所。随后，他又迅速同蒙马特尔区的国民自卫军各个营取得联系，协同该区各营，一起占领了旺多姆广场和设在这里的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其他各个营队，也在中午以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巴黎心脏地区展开积极攻势。国民自卫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当天夜里，国民自卫军占领市政厅，中央委员会成了巴黎的主人。它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府，也就是说，这时的巴黎，已成为无产阶级的天下。国家的政权，破天荒第一次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了。正如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十八日革命》这一纲领性文件中指出的：

“公正的历史，自会对他们（巴黎公社起义者）作出应有的评价，并将证明：3月18日革命，是走向进一步的历程中一个崭新的重要阶段。

“昨天还是默默无闻的无产者，不久就会名震全球。他们热爱正义与公理，无限忠于法兰西与共和制度；他们凭着百折不挠的勇气，决心永远前进，一举拯救遭受外侮的祖国和面临威胁的自由。他们对同时代人，对后世的功绩，就在于此。”

文件最后宣告：

“走向进步的潮流，虽有短暂的停顿，但必将继续

其行程；无产阶级也将不惜一切，毅然决然，实现其自身的解放！”

瓦尔兰在胜利的时刻，既兴奋，又冷静。就在当天夜里十一点钟，他写信给一个中央委员，说：“我刚刚来到中央委员会。事态总的来说是在继续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但我们尚未在各处都获得胜利……刚才占领了市政厅……宪兵开始撤离卢浮宫。但同时我们也接到报告，说军队正在马尔斯教场和残废军人院地区进行大规模调动。请务必提高警惕！一切进展顺利，但应提防军队重新转入进攻。”他所说的“军队”，是指后来麇集在凡尔赛的以梯也尔^①为头子的反革命武装。瓦尔兰是坚决主张对这个反革命政权采取出击行动的为数不多的委员之一。可惜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第二天早晨，瓦尔兰和另一名中央委员茹尔德进驻财政部。当天傍晚，他们又到法兰西银行，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同银行总经理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领到一百万法郎的钞票，以支付战士们的薪水。但是，这时法兰西银行拥有的硬币、珠宝、金银、现款和期票，总共几乎有二十五亿法郎，此外还有待发行的八亿法郎钞

^① 梯也尔(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国防政府”首脑，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票,都没有被触动。

晚上十时,瓦尔兰和茹尔德回到市政厅,正遇上一些自认为是合法政权代表的巴黎旧区长和议员赶来“抗议”3月18日革命行动。一个旧区长责问瓦尔兰:“你究竟希望些什么?你是否希望在市政府的选举上达成协议?”瓦尔兰回答:“是的,我们希望选举作为市政委员会的公社。但是我们的要求还不止这些,你们大家很了解这点!我们要求取得巴黎的市政自由,取消警察管区,要求国民军有自己选举各级军官包括总司令的权利,要求完全豁免五百法郎以下的未缴的房租债务……”当天半夜,瓦尔兰又和茹尔德等中央委员前往第十一区公署,出席实际上代表“国防政府”的旧区长和议员的会议,重复提出自己的要求。

但是,瓦尔兰等中央委员会代表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旧区长等人怒气冲冲地叫嚣,说他们不承认中央委员会,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巴黎唯一合法的政权。争论延续到后半夜,茹尔德等人忍耐不住,先后走了,只留下瓦尔兰一人,继续与旧区长和议员们周旋。他之所以这么做,是考虑到普鲁士军队的大炮正对准着巴黎,唯恐因发生国内战争而造成侵略者的可乘之机。然而,就是在3月18日和19日这两天,他开始明白,梯也尔和法国资产阶级是宁可与普鲁士军阀拥抱

也不同意巴黎的无产阶级握手的。3月20日凌晨，与旧区长们连续斗争了五个小时的瓦尔兰，精疲力竭地回到市政厅。他向同志们说，他已经清楚地看出了圈套，并提醒大家要拒绝旧区长和议员们的奢求。

在这以后的几天，由于法兰西银行出尔反尔，不肯提供一百万法郎作国民自卫军战士的薪金，瓦尔兰和茹尔德给银行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指出：法兰西银行“宁愿与那些打算不惜任何代价推翻共和国的人们站在一起。我们接受挑战！……如果我们的和解态度被你们认为是胆怯，那么，我们指出，你们错了！”信的最后，要求银行将一百万法郎送来，否则，“我们将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后来，一百万法郎虽说是得到了，但中央委员会对银行采取“和解”的态度，恰恰是错误的。无产阶级既然夺取了政权，就有权利也应当没收法兰西银行，实行剥夺剥夺者的坚决措施。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以及后来正式成立的巴黎公社委员会，都没有这样做。这是巴黎公社的领导者其中包括瓦尔兰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3月26日，巴黎公社选举领导机构时，在人民群众中极有威望的瓦尔兰，同时在三个区获得二万多张选票当选。两天后，巴黎公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在市政厅广场上庄严宣告

成立。瓦尔兰和其他公社委员会委员，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上主席台。当一位公社委员以人民的名义高声宣布“公社成立了”的时候，瓦尔兰与在场的二十万人一起振臂高呼：“公社万岁！”

巴黎公社屏弃了资产阶级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统治形式，而由立法、行政统一的公社行使权力。公社下面分设执行、财政、军事、司法等十个委员会，瓦尔兰分工担任了财政委员会的委员，主管公社的财政和经济事务。

财政委员会担负着很大的责任。它接管原国家财政部和银行的工作，负责制定城市预算，授权征税并研究减免问题，以及管理票据，推销公债等等。瓦尔兰工作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他不怕引起任何人不满，同浪费和舞弊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他撤销了给兵士发放薪金的会计员及其助理的职务，因为这是些不必要的中间人，有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可能；他在严密监督检查员和稽核员的工作时，注意到许多滥用收据簿的现象，于是同茹尔德一起发布了把这些收据存根交给出纳员的命令。这一命令规定，所有不服从的人一律予以免职，并指出，“用这种方法隐藏公社的那怕是部分现金的人都将按贪污行为惩处”；对于那些没有完全上缴税款的收税人，也颁布了类似的命令。

后来,瓦尔兰又先后担任了公社的粮食委员、军粮和军需总监,以及军事委员等职务。他经手大笔款项,使公社的收支基本平衡,粮饷基本满足,可是自己依然穿着破烂衣服,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还常到他以前创办的工人合作社性质的“锅子”食堂吃饭,以便同工人们谈心,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

人们这样形容这位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

“他身材高大,背微驼,一双灵活的黑眼睛,反映出温柔和刚毅结合在一起的性格。瓦尔兰总是仔细听完对方的谈话,然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只见过他一次,也永远不会忘记他!”

“瓦尔兰用自己的眼睛战胜人们。他的眼睛并不很大,但却燃烧着一种火焰,它能马上吸引你的注意力。这双黑色的、很有生气的眼睛闪烁着善良、正直和智慧的光芒,它能完全看透你的内心……”

他和另一个财政委员茹尔德,以其大公无私和罕见的诚实(这种诚实是旧时代官僚们所无法理解的)使全世界惊叹不已。有人在一篇评介文章中指出:这两个人曾经支配过数以百万的金钱,只要愿意,他们就可以拥有巨额财富。但这两个人在公社时期却象往常一样,始终俭朴清苦。他们那压倒一切的激情,就是为着全力建设一个严肃、廉洁、正直的行政机构。

5月21日，凡尔赛反动分子侵入巴黎。从这一天起，在巴黎公社整个流血的一周，瓦尔兰始终没有离开过阵地。他曾带领国民自卫军坚守在克罗阿—卢斯附近的十字路口，直到大火和榴弹把这片地区变成一堆瓦砾，他们才撤到另一处地方继续抵抗。5月25日夜间，公社的军事委员德勒克吕兹牺牲，瓦尔兰接替了他的工作。

两天后的拂晓，因连续作战而困乏不堪的瓦尔兰，对一位并肩战斗的同志说：

“我们将被活活地砍成碎块，我们的尸体将被在泥地上拖曳……可是历史终会清楚地看出一切，并会说，我们拯救了共和国！”

瓦尔兰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鼓舞了国民自卫军



图1 瓦尔兰在街垒阵地